

上海黑帮



天歌◎著
SHANGHAI
HEIBANG

2

【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海滩,帮会林立、流氓称雄,
清、洪二帮甚嚣尘上,渗透于社会的每个角落……】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上海黑帮

天歌◎著
SHANGHAI
HEIBANG

第十八章

②

I247.5
T475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黑帮. 2 / 天歌著. —北京: 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9.
ISBN 978-7-5039-4052-1

I. 上… II. 天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20726 号

上海黑帮. 2

著 者 天 歌
责任编辑 张勃倩
策 划 吴志硕
装帧设计 天行云翼·宋晓亮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
(010)64813384 64813385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
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710 × 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7
字 数 259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4052-1
定 价 26.8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上路 黑帮

作者简介

天歌，60后貌端体健人士，团结紧张、严肃活泼。除无不良嗜好之外，尚无学历、无职业、无组织、无纪律。心无挂碍，修炼自在境界。所幸没有经历，亦有阅历，故舞文弄墨，作稻粮之谋。

第十八章

天气越来越热。

连续一个多月滴雨未下，苏州河的水位也下降了不少。不过，对于码头和新鱼市的施工来说，这种晴好的天气反而是求之不得，孔南生大致估算了一下最终完工的日子，至少比预期的工期提前了半个月。

商户们陆陆续续搬入了新鱼市，这让孔南生舒了口气。

新鱼市宽敞、整齐，只需缴纳跟原来差不多的赁金，就能租到面积大上一倍的铺面和摊位，而且码头扩建后，外海大船可以直接靠岸，不需小舢板中转，进货价格马上低了不少。大家暗地里都说，早知道是这样的好事，以前瞎起哄、瞎捣乱，真是脑袋被门框压扁了。利济行的罗老板也因祸得福，孔南生特意关照将地段最好、面积最大的一间铺面留给他，并免去一年的赁金，算是对他的一种补偿。

但是盛夏来临，冰块供应又跟不上，海鲜生意不免一落千丈，孔南生想，上次破坏浦东的冰厂，实在是“只要羊卵子，不要羊性命”，下手稍微狠了一点。

差事完成，人也清闲了，孔南生只觉得所有的烦恼烟消云散，唯觉这一阵跟二位把兄弟莫名其妙失去了联系，也不知道林子豪和郑青阳到底出了什么事，现在过得怎么样了，心里难免有些恍然若失。好在这样的感受往往稍纵即逝，而另一种萦绕不去的感受就有点说不清、道不明了。

自打上次在余府见到余家大小姐之后，那月季花丛中的曼妙身影和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就算彻底烙入了脑际，如漫天花雨般细密地笼罩，闷得人气都透不过来。孔南生自己都搞不明白了，自忖手里经过的女人车水马龙、济济一堂，

这次何以竟像情窦初开的毛头小伙子一样诚恐诚惶起来了呢？

难道这就是时髦上海人所说的一见钟情？

最关键的一点，余家大小姐余芸对自己似乎也是不无好感。不，不是“似乎”，而是“肯定”，否则初次见面就有那么多的话说，就有点匪夷所思了。那天，孔南生大献殷勤，主动提出要陪余芸“兜一兜”先施公司，二人走走看看，一兜就兜到了天色擦黑。孔南生不失时机地提出，要请余芸一起吃“番菜”——本来也是随口一说，并没抱多大希望，人家好歹也是千金大小姐，端点架子本属常事，哪会轻易应允？！没想到，余芸想都没想，一口答应。

孔南生打发余府的司机先开车回家，心里已经盘算好，呆会儿打电话回家让司机将自己的那辆福特牌汽车开出来，一来送余小姐回家，二来顺便显摆一下，显示一下不俗的实力。毕竟上海滩上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里面，拥有自备车的人并不多见。

第二天，孔南生特意找江肇铭打听了一下，这才知道，原来公共租界的余字号在二十多年前曾经着实风光过一阵，跟法租界的多位大亨抗衡过。早年间，黄金荣就曾明令过自己的儿子，绝对不许踏入公共租界半步，以免遭受不测。

“你认识余鑫？”江肇铭一脸的不相信。

“没有，没有，也是听说而已。”孔南生搪塞道。

“余鑫是‘通’字辈的老前辈了，当年也是靠大土发的财。”江肇铭说道，“不过这些年里好像销声匿迹了，一直没见什么大的动静，像是吃老本的意思。当然，凭余鑫当年的名声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现在照样没人敢动他半根毫毛。”

孔南生想，幸好这次没跟余鑫结下梁子，否则真够自己喝一壶的。

再想想，偏偏余鑫又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女儿，叫人牵肠挂肚按捺不下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

晚上回到家，还在来来回回拿不定主意，思量到底要不要在余芸身上狠下一番功夫。你完蛋了！孔南生给自己下了判决，眼下这种失魂落魄的心态，跟一名久经磨练的情场老将的身份根本不符。

刚坐下喝了半杯咖啡——孔南生最近越来越喜欢咖啡、雪茄这类洋玩意——电话铃突然响了。

拎起话筒一听，竟然是杜月笙那口熟悉的浦东腔。孔南生吓了一跳，出什

么事了？印象中，杜月笙还从来没有直接往家里打过电话。

“杜先生，有什么要紧事吗？”孔南生恭敬地问道。

“当然是要紧事！”杜月笙的口气极其冷淡，甚至还夹着一丝严厉，“我问你，上次那份码头扩建的合约，你签字之前有没有仔细看过？”

“合约？”孔南生头皮一麻，预感到是不是合约出了问题，“那天拿到的只有法文版，我和老庞都看不懂。”

“看不懂你为什么还要签名盖章？”杜月笙的声音越来越响，“你就不会先拿回来商量一下，或者坚持要一份中文版？”

“我……我是看那个法国人和杜先生是朋友……”孔南生语无伦次起来。

“和他们洋人有什么朋友不朋友的？”杜月笙猛地打断，“真是饭桶，被人家卖了还帮着数钱！”

“杜先生……”孔南生彻底蒙了，印象中还从没见过杜月笙发过这么大的火。

“明天下午到我这里来一趟。”杜月笙的声音平静了一些，“咯”地一声挂掉电话。

孔南生手里捏着听筒发呆，听老板的意思，肯定是合约里出了大毛病，甚至更糟糕的结果是被洋朋友当猴耍了。连忙从抽屉里找出那份合约，凑到灯光下上上下下看了半天，只可恼上面的蝌蚪文它认识你，你不认识它。摔下合约，闷闷地站到窗口去抽烟，一直站到两脚发硬，还是没作理会处。

咦，余芸不是在法国洋行里做事吗？那法文和法语水平就肯定不是彭多甫那种“笨猪”、“傻驴”的水平了，明天应该先去找她帮忙，看看这份见鬼的合约上到底暗藏着什么玄机，这样下午去见杜老板时心里也好有个底。

第二天正好是礼拜天，孔南生一大早就起了身，精心梳理了一番头发，换上一身刚熨烫过的西装，叫上司机，匆匆忙忙直奔余府。

时间虽然已经快近九点了，可余家父女还在吃早饭。桌子上摆着面包、黄油、牛奶之类的西点，明媚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小餐厅，雪白的桌布把余芸的一张笑脸映照得异常亮丽动人。墙角边，蹲着余老先生宠爱的那只猴子，正在专心致志地梳理自己的皮毛。

“小弟老子，一起来吃点早饭吧。”余鑫客气地招呼道。

“不了，余先生，这么早就来府上打扰，真是不知趣，”孔南生连忙鞠躬致歉，“实在是因为碰上了一件急事，非得麻烦余小姐帮忙不可，所以只好冒昧前

来打扰。”

“哦，什么事要我帮忙啊？”余芸放下手中的牛奶杯，脸上的表情竟有些喜不自禁。

“你先吃吧。”孔南生觉得有必要客气一下，“吃完再说。”

“我吃好了。”余芸站起了身。

“呵呵，瞧你急成什么样了。”余鑫摇着头取笑女儿，“小弟老子，你就赶紧说吧。”

“是这样，我前些日子签了份合约，是法文版的，一个字都看不懂。”孔南生只好掏出合约，“现在这份合约出了点问题，可不知道毛病究竟出在哪里，想来想去只有来求教余小姐。”

“小弟老子，你算是找对了人。”余鑫用食指一敲桌子，“我这宝贝女儿是圣玛利亚女子学院的毕业生，法国话说得比法国乡下人都好呢。”

“那可太好了。”孔南生忙将合约递给余芸。

余芸捧着合约飞快看了一遍，又回过头来细辨了几处重点，把孔南生急得有点坐立不安起来。

“是什么生意啊？”余鑫问道。

“就是那处码头和鱼市的事，我们这边买下来扩建了一下，花了不少钱呢。”孔南生答道。

“什么？买下的？”余芸眼睛瞪圆了，“这上面明明写着‘租用’啊！”

“是租？不是买？”孔南生的眼睛也瞪圆了，随即用手一拍脑门，“完了，完了，上当了。”

“白纸黑字，你就是打官司也打不赢。”余芸一脸的同情。

“是啊，全完蛋了。”孔南生垂头丧气地说，“二十万的转让金被骗掉了不说，还有那一大笔建造费，少说也有一百多万，这下算是买了炮仗让人家放了。”

“小弟老子，别灰心，天无绝人之路。”余鑫安慰道，“依我看，扩建码头和鱼市这件事，单凭你一个人那是断断做不成的。今天就实话实说了吧，你背后到底是什么人，我来看看有没有办法帮你。”

“是啊，爸爸，快想想办法吧。”余芸焦急地说。

“瞧把你急的。”余鑫哈哈大笑着斜了女儿一眼。

“不瞒余先生说，这件事其实是杜老板谋划的。”孔南生病急乱投医，把所

有的底细全抖了出来，“我只是个跑腿的小角色。”

“杜月笙？”余鑫的眉毛一挑，“呵呵，不错，能给杜月笙跑腿，也不算小角色啦。”

“爸爸，到底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啊？”余芸问道。

“这些年来，我跟杜月笙一直井水不犯河水，有时候场面上碰了面，大家客客气气敷衍几句，彼此没什么交情。”余鑫慢吞吞地说道，“你这次办砸了事，按他一贯的脾气，我估计他也未必会马上怪罪你。”

“要是万一怪罪下来呢？”余芸追问道。

“就怕杜先生拿法国佬没办法，把气全撒在我身上。”孔南生朝余芸投去感激的一瞥。

“要是真这样，也没什么好怕的，你就干脆投到我的门下来，到我这里来做事。”余鑫提高了些声音，“对了，你没有正式拜他做老头子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孔南生连忙答道，“敝家师原在射阳乡下，早已过枋。”

“既已过枋，即算断香，”余鑫沉吟道，“那就好办得多，也不算改换门庭了。这样吧，你先轧轧苗头。要是真有麻烦，我老头子可以为你出面。”

“谢谢余先生。”孔南生只觉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同时暗自庆幸自己的运气好，能与本来高不可攀的余家父女一见如故。

“好啦，不说这些没意思的事啦。”余芸站起来说道，“外面阳光不错，孔先生，陪我去剪几枝花来好不好？”

轻而易举就寻好了一条退路，孔南生顿时胆气大壮，一身轻松地应邀踏入庭院，跟着余芸走进月季花丛，用剪刀剪下一枝鲜花，二人说说笑笑，把刚才的烦恼事忘得一干二净。花瓣的映衬下，余芸的一张脸愈加显得娇艳无比。孔南生看得都有点发呆了，一不留神，食指被花刺扎出了血，忍不住嘴里“嘶”地倒抽一口冷气。

“瞧你冒冒失失的，手都扎破了吧！”余芸像变戏法一样摸出一块洁白的手帕，“来，我给你包上。”

孔南生差点晕过去，就这么刺一下也得包扎起来，太小题大做了吧？不过男女间开始眉来眼去的阶段，最适宜玩的就是没事找事的把戏，稍微夸张一点正合规矩。这么一想，连忙乖乖地伸出食指，让余芸像救护刚下战场的伤兵那样一本正经地包扎起来，然后隆重地举着那根手指走来走去，心里甜蜜得无以

复加。

下午两点，孔南生准时来到华格臬路，坐在杜府的客厅里静候发落。

“南生啊，早来了？”随着一声招呼，杜月笙闪进了客厅，脚下的布底鞋一声息都没有。

“是，杜先生。”孔南生站起来鞠躬。

“坐吧。”杜月笙一摆手。

孔南生偷偷观察了一下杜月笙的表情，发现和平时基本一样，还是那么平和、从容，不由得暗暗松了口气。看来，做大事的人就是与众不同，非但善于深藏不露，而且能够快速调整自己的情绪。

“南生啊，事情的来龙去脉我都清楚了，全是皮埃尔这个洋鬼子成心捣鬼，不能怪你。”杜月笙慢条斯理地说道，“其实啊，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以前挤垮了广帮赌场，惹恼了背后的法国佬，现在找机会报复来了。”

“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，也猜到肯定是这么回事。”孔南生连忙顺水推舟，“狗日的皮埃尔，打一开始就在喂我们吃药。”

“是啊，上他的当了。”杜月笙苦笑着摇摇头。

“杜先生，我们不能就这样放过他。”孔南生咬牙切齿地说道，“这件事要是传了出去，台脚都坍光了。”

“是啊，要是传了出去，叫我杜某人的面子往哪儿放？”杜月笙提高了些声音，“南生，从现在开始，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东海实业跟我有瓜葛，包括你我之间的关系也要防止被人拿去做文章。”

“是，我明白了！”孔南生心里一咯噔。

“以后有事情的话，我会直接打电话找你。”杜月笙貌似漫不经心地缓缓说道，“平时没事，你就尽量少到我这里露面，公兴那边也暂时不要去了。还有手下的那几名弟兄，都不要回公兴了，我到时候另有安排。”

孔南生心头又是一沉，这番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：自己和东海实业，包括老庞和那几位虾兵蟹将在内，已经被无情地抛弃了——杜月笙现在已经出任公董局华董，同时又被南京政府任命为陆海空总司令部顾问、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和行政院参议，这些名头虽是虚衔，但社会地位已成飞跃之势；实务方面，创办中汇银行，金融业务蒸蒸日上；最近正忙着在浦东老家买地五十亩，大兴土木起造杜家祠堂——这一切的一切汇聚成一个事实：杜月笙已经不是原

来的白相人大亨，而是政治家和事业家了。

“是，我明白了！”孔南生机械地重复道。

“皮埃尔那边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不治一治他的毛病，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！”杜月笙话锋一转，“不过，有一点必须记住，千万不能碰他本人，只能在他身边另想办法。场面上的戏，该怎么唱还怎么唱。留着，我还有用。”

“这话怎么说？”孔南生不大明白。

“我们要报复他，但又不能伤了表面上的和气，大家心照不宣就可以了。我现在刚进公董局，跟洋人还得相处下去，关系不能搞得太僵。但是也要让他们知道一点分量，不要以为我杜某人是好欺负的。”杜月笙背着手踱了几个来回，“今天找你来，就为商量这件事。”

“我懂了，我来想办法。”孔南生有点明白过来。

“反正就是这个宗旨，要让他觉得疼，但又不能让他狗急跳墙。”杜月笙扳着手指说，“要让他明明知道是我们做的手脚，但又抓不住任何把柄。”

孔南生想，这个要求，说说简单，做起来难度可不小。

实在没有想到，范君谊的山堂近年来所做的生意主要就是贩卖人口的“渣子饭”，而“福气大世界”里边的那家袍哥山堂，干的也是相同的营生，双方这才结下了仇隙。

所谓的“货”，大都是二十岁以下的农家少女，主要来自苏北、安徽、山东等地，使用的手段无非是坑蒙拐骗。运到上海后，按姿色分档归类，卖入形形色色的娼门。中、低档妓院里的“耗损”特别大，一般姑娘最多干上二三年便到了头——姿容日渐枯槁是一方面，嫖客喜新厌旧是另一方面，而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可怕的脏病——染上了病得不到医治，最后的出路要么苟延残喘，要么一领“狗碰头”送入乱葬岗了事。

“什么是狗碰头啊？”林子豪还不大明白。

“就是薄皮棺材啊！”弟兄们解释道，“薄到什么程度呢？晚上野狗群用爪子刨出棺材，用头一撞就碎，然后便剩下了一堆白骨。”

林子豪听得毛发都竖了起来，心头既懊悔又内疚，这等丧心病狂的生意，自己竟然也参与其中，而且还亲手杀了一个人——现在就是跳进黄浦江，怕也洗不尽这浑身的血污了。

自己现在已经失足掉入污水沟,踏上了一条黑暗、危险的不归路,那么以后就千万不能再带累紫玉了。

另外还有一点,最近发现范君谊看紫玉的眼神总有些怪怪的,如果这老家伙真是觊觎紫玉的美色,那麻烦就更大了。想来想去,只有如壮士断腕般痛下决心,毅然斩断情丝,从此各走各路,可能才是最好的,也是唯一的出路。但是很多话跟紫玉又没法明说,怎样才能让她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呢?

现在,第一步应该是先设法让紫玉搬出这座大院,远离是非之地。

一个暖烘烘的傍晚,头顶上时时滚过阵阵闷雷,气压也低得令人坐立不安。看看铅灰色的天空,似乎有点像要下雨的样子。

今天整个下午,紫玉一直吵着要林子豪陪她出去看电影,说她最喜欢的明星杨耐梅又有新片上映了。林子豪皱着眉头满腹心思,哪有看明星的兴致,但转念一想,这不正好是个平地起风雷的机会?

吃罢晚饭,紫玉换了身漂亮衣服,兴冲冲地拉着林子豪准备出门。没想到林子豪懒懒地坐在客堂里抽闷烟,脸无表情地摇摇头,冷淡得像换了个人。

“怎么了?”紫玉有点吃惊,“你身体不舒服?”

“我是看见你不舒服。”林子豪一反常态地抢白道,“吃饱了饭没事干是不是?成天就惦记着看那些狗屁电影。”

“你……”紫玉愣住了。

“你什么你,也不看看天气,一会儿就要下雨了。”林子豪一瞪眼。

“下雨怕什么,叫辆黄包车不就行了?”紫玉大声叫道。

“你不怕,我怕!”林子豪的嗓门也越来越高,“老子赚几个铜板不容易,你不看那些狗屁明星就活不下去了?”

“你这话什么意思,是说我乱花你的钱了?”紫玉委屈得眼睛中泪花直闪。

“我哪敢这么说啊!”林子豪虽然心中老大不忍,但开弓没有回头箭,只能按着戏路子往下唱,“没错,你们方家是有钱,我姓林的这两年净占你们家便宜了。”

“你怎么越说越离谱了?”紫玉脸上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。

“哭,你就会哭!”林子豪恶狠狠地骂道,“我他娘的早晚被你哭死!”

紫玉虽然莫名其妙,但早已气得发昏,印象中,林子豪平时对自己从未有过恶语相向的举动,今天难道是吃错药了?

“怎么了？小两口吵架了？”随着一阵哈哈大笑，正巧路过门口的范君谊踏入客堂。

“舵爷，你来评评理。”紫玉抹了抹眼泪，“这人简直一点不讲道理，说话像吃了枪药一样。”

“我就吃了枪药怎么样？”林子豪猛地一甩脑袋。“少在这儿哭哭啼啼的丢人现眼，滚回屋里去。”

“你……”紫玉气得浑身颤抖，话都说不出来了。

“不走是不是？”林子豪站起身来，“那我走总行了吧？”

话音未落，他沉着脸迈腿跨出客堂，朝后院匆匆走去，只是心头痛如刀割，独自一人在院中一棵枇杷树下站了一会儿，叹口气，狠狠地一拳砸向树身，震得满树绿叶乱颤，好几颗熟透了的白沙枇杷应声落地。

客堂里的紫玉还在掩面大哭，范君谊笑哈哈地站在旁边，嘴里说着一些无关痛痒的劝解话，伸手搭上了紫玉的肩膀——起先只是轻轻地拍几拍作安慰，随后索性摊开整个手掌试探着按在肩头，开始不动声色地悄悄摩挲，脸上隐约流露出一丝陶醉的神情来。

紫玉开始还没在意，只顾哭个不停，渐渐地觉得肩膀上的分量有点不对头，突然警觉过来，像被烫着一样跳起身，冲出客堂朝自己的小屋跑去，留下范君谊一个人站在原地若有所思，看看自己的手掌，嘴角一咧，无声地笑了起来。

第二天，林子豪一大早便起了身，为了避免见到紫玉，主动请缨跟傅连生去码头“接货”。

“听说昨天晚上你跟紫玉吵架了？”傅连生笑问道。

“女人家就是麻烦。”林子豪含糊其辞地答道，“我是惹不起躲得起啊！对了，今天去哪里接货？”

“就是吴淞江边的泾阳码头，我们上次拦截胖头鱼那船货的地方。”傅连生答道，“别的没什么，就怕走漏了风声，把胖头鱼招来插一杠子。不过也没事，弟兄们都牵着牲口呢，你老弟再一起去，更是万无一失啦。”

傅连生点起二十来名喽啰，分乘三辆大卡车和两辆小轿车，浩浩荡荡顺苏州河向上游进发。

泾阳码头原是一家工厂的专用码头，但最近工厂倒闭，码头形同废弃，周围基本上没什么闲人，所以公共租界里好些见不得光的交易都喜欢在这里进行。

到了地方，喽啰们四散开来搜寻一番，防止遭遇埋伏。不多时，江面上驶来一艘三桅大船，货到了。

舱门洞开，四五十个懵懵懂懂的农家少女畏畏缩缩地上了岸，看到四周的汽车和二十来名壮实的男人，不免有些惶恐，但还没来得及看清大上海的东南西北，已被吆喝着赶上了卡车。

“大哥，名册全在这里。”押船的人马中，领头的是个黑脸光头汉。

“好，辛苦了。”傅连生拍拍那汉子的肩膀。

林子豪发现那汉子咧嘴一笑，同时眨一眨眼，悄悄递了个眼色。

傅连生站在卡车前，所有的少女上车前都必须从他面前经过。就凭这一个照面，红旗老五立即就依每个人的姿色做好了分类，按高、中、低三档让少女们分乘三辆卡车，三下五除二便完成了第一道筛选工作。林子豪发现，乱糟糟的人堆里，还夹杂着两个年仅十岁左右的幼女，暗想自己现在入了帮会，成天干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日后肯定会不得好报。

还好，整个交接过程非常顺当，原先一直担忧胖头鱼会不会来捣乱，现在看来完全是多虑了。两辆小轿车作开道和殿后，将三辆卡车夹在当中，轰鸣着向市区驶去。

第一车就近送往不远处的一家咸肉庄，十来个皮肉粗糙、手脚笨拙的少女被吆喝着赶下车，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，咸肉庄的大门已经“嘭”一声关上了。

第二车送往高一档的幺二堂子，十来个中等姿容的少女也被糊里糊涂地关了进去。最后一车都是“好货”了，看上去面容秀丽、身段匀称，林子豪大致点了一下，人数共有二十二名，不要问，肯定将被送往更高一档的长三堂子去。

到了目的地，车上的少女们开始发觉有点不对劲，堂子门前大红灯笼高高挂，香艳气息无处不在，门楼的匾额上大书“聚凤阁”三字，哪有半点传说中纺纱厂、机器厂的模样？一名胆大的高个女孩下了车刚想乘乱逃跑，被守在车头前的喽啰看见，一把拖回来，抬手就是两个耳光。

“行了。”林子豪高声喝道，“用得着动手吗？”

接货的老鸨押着姑娘们进门而去，傅连生关照大家在外面等候，自己跟老鸨太太肩并着肩走入大门。林子豪心里好奇，想这辈子还从未踏进过妓家的门槛，不知道内里乾坤究竟是何种风光，现在何妨进去开开眼，于是便跟在傅连

生的身后踏进了聚凤阁的门槛。

“记住，名册上一共是十二名！”傅连生并未发现林子豪尾随在后，轻声对老鸨太太叮嘱道。

“放心吧。”老鸨太太笑着说。

林子豪觉得非常奇怪，明明是二十二个姑娘，怎么说是十二名呢？

“咦，林老弟，你怎么进来了？”傅连生一回头见到林子豪，顿时一愣，似乎还稍有几分慌张。

“我长这么大还从没进过‘花果窑子’，顺便进来看看，长点见识。”林子豪若无其事地笑道，不停地东张西望。

“哟，正好，今天姑娘们新到，恰好要祭鞭。”老鸨太太热情邀请道，“大兄弟，一起进去瞧个热闹吧。”

“呵呵，来也来了，就一起进去看看吧。”傅连生迟疑了一下，也来了个顺水推舟。

到了里面宽敞的客堂，那两个十岁左右的幼女先被人领了下去。傅连生告诉林子豪，她们两个明天就将被送入学堂念书，日后念到初中时再辍学，此时便知书达礼，且有了正儿八经的女学生名分，特别投合猎艳者的心态，这是长线生意，需要不小的耐心。至于其余二十名“尖果”^①，那就是标准的短线生意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只需调教两三天便可正式接客。

新来的姑娘通常情况下都耻为娼女，不肯轻易就范，性格刚强的还会寻死觅活，此时，暴力威胁便成了唯一的手段。所谓祭鞭，初意是第一天进门先来个下马威，久而久之，成了妓家的一项规矩。

客堂的正中供奉着“五大仙”神位，香案上，供着一根比普通马鞭稍粗一点的皮鞭，行话中被称作“万能鞭”。但是仔细一看，不由得令人毛骨悚然，只见这根鞭子由细细的皮条编成，但里面密密麻麻交织着百余根缝衣针，亮闪闪的针尖露在外面，活像嗜血的利牙。林子豪想，要是真被抽上一鞭，还不当场被扒掉一层皮？

老鸨喝令所有的姑娘面向神案跪下，焚香后开始了行话中所说的“亮底”，也即说明妓院到底是个什么地方，大家日后要做些什么事，同时“晓以大义”，

① 黑话，指漂亮姑娘。

灌输自古笑贫不笑娼、淫业也是商业等等观念，然后施以怀柔策略，诉说出资、抚养、调教等环节的种种不易，最后语调一转高声恐吓，声称谁敢违抗，或想逃跑，必以家法惩治。说到这里，龟奴拿起香案上的“万能鞭”，令每个姑娘传阅一遍。

好些姑娘已经被吓哭了，但是那个胆子特别大的高个女孩突然跳起身来，全然不顾刚才下车时尝试逃跑已经遭受过惩罚，慌不择路地朝大门口狂奔而去。没想到龟奴眼明手快，抓过“万能鞭”，跳前几步，照准那女孩的后背“啪”地一鞭。

只听那女孩撕心裂肺般一声惨叫，被撕裂的衣服残片混合着血肉在空中纷纷散落，腿一软，整个人扑通倒地。其余的姑娘被吓得连哭泣都忘记了，特别胆小的，已经跪在地上抖得像筛糠一样。

“都看到了吧？谁不老实，这就是榜样！”老板太太对这个杀一儆百的效果非常满意。

龟奴踏进一步，瞄准地上的女孩，还想再抽第二鞭。

“够了吧，再打要出人命了！”林子豪忍不住叫了起来。

“咱们先走吧，先走吧。”傅连生连忙勾住林子豪的肩膀往外走，“家有家法，行有行规，人家这是做规矩，咱们就别掺和啦。”

“这下手也太毒了。”林子豪依然愤愤不平。

“你这‘台炮’^①，脾气像炮仗，一点就着。”傅连生亲昵地拍了拍林子豪的后背，但语气颇为沉重，“唉，如今这世道，看不惯的事情多着呢，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刚踏出大门，身后又传来女孩的一声惨叫，林子豪浑身一凛，只觉得头皮一阵发麻。

他开始有点后悔，刚才根本不应该跟进门去看新鲜，现在胸口堵着一口恶气，真恨不得狠狠地抽自己两个耳刮子。

红丸的生意根本没有郑青阳原先想象的那么好做。

上次小翠红的事没办成功，现在木村一口咬定五五分账，而且概不赊欠。日本人有话在先，零售价格绝对不得超过两角，要让所有的穷人都吃得起。出

① 黑话，意为傻瓜。

工场的价格是一角,但首次拿货的数量起码得一万粒,而且必须在一个月内全部消化掉。以后的日子里,每个月的销售量还将不断递增,否则随时取消“总代理权”。

“郑先生,你自己的利润不要定得太高,我看,一角钱的利润里面,你至少得留出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利润给商家,”木村再三叮嘱,“一定要调动商家的积极性,否则你的生意永远做不大。”

陈宝火一听这话当下心里凉了一半,搞了半天,一粒才赚四个铜子,如果跟郑青阳两下一分,才两个铜子。关键是前期的资金倒要拿出来不少,接下来销路如果打不开,代理权马上取消,前面的努力全部白费。算了,还是不掺和了,这事万一要是传到王亚樵的耳朵里,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,干脆让郑青阳一个人去捣鼓吧。

郑青阳的想法恰恰相反,做生意不能单看利润的厚薄,只要能把规模做大,哪怕只赚一个铜子也是不得了的事。现在陈宝火这傻瓜想退出,正好求之不得。

手头上钱不够,郑青阳第一个想到沈碧珂,先把生意前景说得花好稻好,然后吞吞吐吐开口要钱。沈碧珂听了叹口气说,钱呢,手上是存下了一些,本来是留着打算买房子时用的,既然现在做生意急用,那就先拿出来应急吧。

顺当,真是顺当,所谓的“法租界总代理权”就这么拿了下来。

下一步就是跑销路了,郑青阳先找了几家烟馆,但人家根本不感兴趣,甚至还不无反感,说这玩意儿要是有一朝一日真代替了大烟,那烟馆就是死路一条了,自绝生意的事情,傻瓜才会去做!

接下来找的是遍布大街小巷的烟纸店、燕子窠、小客栈,但情况也不是太妙,小老板们吃不透这新鲜玩意到底是不是受欢迎,只肯先少量代销。没办法,郑青阳只好把货先赊出去再说。可是隔了一个礼拜跑去一问,加起来才卖出去二三百粒。

郑青阳慌了,照这个样子,当月完成万粒的销量根本不可能,好不容易争取到手的代理权看来要落空了。情急之下,在马路上到处逛荡,有时连饭都没胃口吃。

一天,正好逛到王楠秋家附近,敲门进去,发现这厮大白天的居然在家睡大觉。一问才知道,这小子最近丢了银行的饭碗,一时还没找到新的差事,心情